

g a n g g a n

杠 杆

陈宗许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杠 杆

陈宗许 著

中 国 铁 道 出 版 社

2000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6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杠杆/陈宗许著.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1999. 12
ISBN 7-113-03594-9

I. 杠… II. 陈…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5419 号

书 名: 杠 杆

作 者: 陈宗许 著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 (100054, 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西街 8 号)

策划编辑: 石建英

责任编辑: 石建英

封面设计: 李艳阳

印 刷: 北京市燕山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200 千

版 本: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书 号: ISBN 7-113-03594-9/I·43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请与本社发行部调换。

引子

阳光灿烂，群山连绵，列车在飞驰！3号车厢靠窗边的座位上，一位戴着近视眼镜、有着英姿勃发气质的小伙子，正凝视着窗外……他就是1993届南方大学桥隧系毕业的硕士石钢。这位出生于南方农村、曾在铁路边放牛、伴着长鸣的汽笛声和轰鸣的车轮声长大的农家子弟，经数载寒窗，终于以一篇《桥梁工程力学中架梁的杠杆作用》的论文获硕士学位，结束了校园生活，踏上了建设铁路的征程。

此刻，他正兴致勃勃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浮想联翩……

青山绿水，白云蓝天；小溪流水潺潺，岸边杨柳依依。上小学二年级的石刚赤着脚、光着头，连蹦带跳地跑在放学的路上，不时向在小溪边放牛的邻家小妹打招呼：“细妹，我和你一起放牛，好不好？”

细妹很高兴，“好！石蛋（石钢的小名）哥，快来，给你绳子牵，我们一起回家。”

细妹与石钢都是1968年出生的，但她比石钢小十一个月，从小就常在一起玩。细妹家比石钢家穷，读不起书，只得去放牛。每次放学回家，石钢都要替细妹牵牛回家。一天，正当他俩欢欢喜喜、蹦蹦跳跳地牵着牛，准备过那座由四根碗口粗的木杆搭成的南溪村小桥时，突然，木杆“叭”的一声断了，牛顺势掉入了两米深的溪水里，石钢也被拖进了小溪中。牛受了惊吓，在水中哗哗直叫。细妹站在小溪边，吓得哇哇直哭，呼叫着：“快来人呀！石蛋掉进水里啦，救命呀！”石蛋在水中挣扎着喊着：“救命！救命！”

这时，正好来了几个准备去田里干活的年轻人，一个叫江涛的健壮小伙子迅速跳入水中，救起了石蛋。随后，大家七手八脚找来了一些木杆，重新搭成小木桥，才使这条进南溪村的必经之路又通了。从此，这头踩断桥的水牛再也不敢伸脚过桥，而是自觉地跳下溪水游过去。

“四根木杆都同时断了，水牛淹不死，人却差点淹死”，这对小石钢来讲是不可思议的，而学习桥隧专业或许就是这“危桥”的刺激……

第一章

“各位旅客，江州站到了，有到江州站的旅客请准备下车！”女广播员甜甜的声音打断了石钢的回忆。

石钢拎着两个行李袋下了车，在站台上停了一会儿，盼望有人来接他。听学校领导讲，江州市是铁路总公司所在地，先要到江州工务段见习一年。可人生地不熟，又是夜晚，找谁去啊？石钢心情特别烦躁，正想问站台的服务员。倏地，近视眼镜片里反射出一块白纸黑字的牌子“石钢，工务段有人接”几个醒目的字映入眼帘，心里一阵惊喜，急忙拎着行李跑过去：“同志，我就是石钢。”差点撞了个满怀。

“石钢！你好，段长要我来接你！”

“好，好！谢谢，谢谢！”一边说一边伸着拎出了汗的手要去握举牌人的手，又觉得不对劲——刚才讲话的声音那么甜，可……手伸出去了，握到的正是一只纤细柔软的手。

“咦！怎么是个女的？”石钢心里想，口里却说出去了。

“怎么啦？女的就不能接你啦，怕羞是不？亏得你还是个90年代的大学生，思想还这么封建！”

“不！我是说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让一个女同志来接我，

真不好意思，谢谢，谢谢！”

“谁说我一个女的来接你，我后面还有一位高大的男士。大知识分子，你的眼光也太高傲了吧！”经这一提醒，石钢才习惯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定神一看：一位浓眉大眼，国字脸庞，身高一米八的英俊男子站在后面，向石钢伸出了粗壮有力的大手：“欢迎你，大学生，不，研究生，这是我们段里的光荣，我们从来没接收过研究生！”石钢不粗不细的手被这高大男子的手紧握了一下，忙说：“谢谢！谢谢你们这么晚来接我，研究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要向现场的同志学习，向生产一线的同志学习！”

来接的女人和男人都笑了，女的开口说：“客气了半天，还没有自我介绍。”

“我叫王芳，是段里的干部干事。”

“我叫张军，是段里的保卫主任。”

“哦！王干事，张主任，谢谢，谢谢你们这么晚来接我。”

“不必客气，我们回招待所去吧，房间给你安排好了！”张军一边说一边左右开弓，两只大手拎起两个行李包，大步在前面带头走。王芳一边走一边介绍：现在各个单位都兴搞第三产业和一条龙服务，段里也正在逐步投资，利用离车站近这个好码头建一个旅馆，用经营“副业”的利润支援运输生产这个“主业”，为职工谋福利。

石钢边听边打量王芳：年龄与自己差不多，可能不到三十岁，不长不短的秀发衬着眉清目秀的白净脸蛋，真有几分妩媚。略带丰韵的身材，约一米六五高。流利的普通话，善于言表的口才，尽管自己是上了七年大学的研究生，也自愧不如。到底是干部干事——管官的官！非同一般。石钢只是听她滔滔不绝地介绍工务段的概况，似乎感到了工务段的亲切。当王芳的话匣子关上的时候，张军已把行李送进了208房

间。进门后，石钢习惯地看了一下手表，“哟，零点了！”王芳似有所悟：“石钢，你就休息吧！明天我带你去见段长、书记。”

石钢腼腆地说：“王干事、张主任，刚下车到这陌生的地方，这十多分钟和你们俩的接触，我感到江州工务段的干部很热情，谢谢你们，明天见！”说完习惯地用手指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

这一夜，虽然是在一个新的地方，但由于旅途疲劳，石钢睡得特别香。

“呜……”一声长鸣的汽笛，叫醒正在甜睡的石钢。他一看手表，时间整七点。他用力地伸伸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轱辘跳下了床，急忙洗漱完，整了整衣冠，到餐厅买了早点吃，然后走出招待所。

招待所与段机关是连在一起的，绕过去，只见大门右侧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抛光铜牌用黑字镌刻着“江州铁路总公司江州工务段”，另一块同样面积、同样质地的牌子镌刻着红字“中共江州铁路总公司江州工务段委员会”，两块牌紧紧地依靠，悬挂在一起不可分割。两块牌子之下另挂着“省级园林式单位”的牌子，这七个字使石钢特别感兴趣——他在攻读研究生期间，阅读过很多国外的桥梁设计资料，其中桥梁的建造特别是城市立交桥建造，强调要考虑环境保护的因素。“省级园林式单位”一定是绿化很美丽，环境很幽雅。石钢把目光迅速投进了机关大院的深处，正在观察之际，一个漂亮的女士在石钢的250度近视眼镜中缩短了焦距，“啊！王芳，你早！”

“石钢，不早了，我带你去见段长，书记！”王芳一边说一边主动向前与石钢礼节性地握了握手。石钢握着王芳的手，仔细一看：觉得王芳并不像昨天晚上估计得那么年轻，手也

不那么柔软；看来这个女干部干事，并不是石钢昨天晚上想象中那么完美无缺、年轻美貌，充其量也不过是有几分女性魅力的大姐。石钢笑自己昨天晚上是雾里看花，把她看成是与自己年龄差不多，今天敢肯定：三十五岁可能是王芳的准确年龄。

石钢跟着王芳来到了段长办公室。

“严段长，这就是您要我接来的硕士石钢，特向段长报到。”王芳先开口了。

“欢迎，欢迎，我们还没有接收过硕士，石钢，欢迎你来我段工作！”严段长笑着站起来迎接石钢，并伸出了手与石钢握手。

石钢双手紧握着段长的手，激动地说：“谢谢段长，谢谢段长，我一定好好干！”

“请坐！”严段长招呼石钢坐在办公桌侧对面的一个靠椅上，王芳坐在靠右手边的沙发上。石钢刚想移向椅子坐，就看见段长办公桌上摆着一张盖有红色公章的“干部任命通知书”。严段长很精明，先发现石钢盯着那张通知书，立即拿起来递给了石钢说：“这张通知书给你的”。

石钢接过通知书，只见通知书上写道：“聘任硕士毕业生石钢同志为江州工务段桥隧科助理工程师，技能工资 280 元，岗位工资 120 元，即日起生效。”

石钢对通知内容看了两遍：技能与岗位工资相加共 400 元，刚好比读硕士研究生时多拿 100 元。

在石钢还在沉思着工资的多少时，严段长开口了：“硕士生同志，希望你能成为我段工程技术人员的中坚力量，我段大中专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像你这样高学历的现在只有你一个。希望你到桥隧科后，认真向有实践经验的老工程技术人员学习，把咱们段的桥隧工作做得更好。有什么困难吗？尽

管直说，我严方铁一定尽我的权限帮你解决！”

严段长一席简练明朗的话给石钢吃了定心丸，稍有紧张的情绪一下放松了许多，连忙答道：“没有、没有困难，谢谢段长的关心！”

“王芳，我这里没事了，请带他到何书记那见见面吧！”

“是，段长。”王芳像军人一样，站起来立正答道。接着微笑着对石钢说：“走，石钢，我们见何书记去！”

石钢马上把通知书拿起来，主动与严段长握手时，才正面地仔细观察了一下严段长的容貌：四十刚出头，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健壮魁梧，方形脸膛，剑眉下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格外威严，惟有那厚厚的嘴唇，才使人感觉到他的宽容与善良。

王芳带石钢到了党委何书记办公室，“何书记，这就是南方大学毕业的硕士生石钢同志，已到严段长那里报了到，现在特来拜见您！”王芳的措辞那么贴切。只见何书记敏捷地离开了座位，主动迎上前来，笑眯眯地说：“欢迎石钢同志！”伸出双手握住了石钢。石钢感到不好意思，羞怯地说了两句“何书记，您好；何书记，您好！”何书记双手握住石钢后，马上抽出了一只手拍着石钢坐在沙发上，同时招呼王芳在她熟悉的地方取了一瓶矿泉水给石钢。石钢顿时心里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立即用激动的目光仰视这位何书记：颇有书生气质的何书记，白净的脸，薄薄的嘴唇，双眉下有一对充满谋略的眼睛，笑眯眯的眼角上露出了不少鱼尾纹，头发稀疏但梳理得很整齐，两鬓略露白发，约一米七的个子，不胖不瘦，看上去大概五十岁左右。

王芳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略带娇声地说：“石钢，我们何书记很重视人才，只要你好好听何书记的话，他一定会帮助你进步的！”

“唉，小王，不能说听我的话，只能说听党组织的话，党组织的大门是打开的，随时欢迎要求进步的人进来。石钢，特别是你这样获硕士学位的年轻知识分子。我们都年纪大了，要培养跨世纪的专业人才啊！”何书记一边说一边拍了拍石钢的肩膀，“小伙子，进我们江州工务段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以后有什么打算？可以跟我说说吗？”

石钢心里热乎乎的，急忙拧开了矿泉水瓶咕咕地喝了两大口，喘了一口气说：“何书记，我也是共青团员——党的助手，我一定会好好听党的话，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更大的进步。”

“好！石钢同志，以后你注意多和我们保持联系，有什么心理话要对我说，有什么情况要向我反映，随时找我都可以。找不到我时可以跟王主任联系，她既是党委的主任干部干事，也是行政的主任干部干事！”何书记特别把“主任”两个字说得重一点。石钢这时才知道王芳不是干事而是主任，马上回答何书记：“何书记、王主任，有事我一定主动向你们汇报！”说完歉意地望了王芳一眼，觉得王芳身上隐藏着不可名状的东西——真应了那句名言：“女人永远是一本读不懂的书”。

“王主任，一定要给石钢的宿舍安排好，要安排一个较好的单人宿舍，让我们硕士生有一个更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使知识分子能有更大的热情搞好铁路的运输生产。”

“我正在联系，一个星期后再跟您汇报。”

“年轻人办事就要雷厉风行，效率高！石钢，是不是？”

“是，是，何书记您真有水平，今天初次见到您就觉得您和蔼可亲，对我教育帮助很大。”

“好了，你就别恭维我了，当领导的不关心自己的干部职工，去关心谁哟！怎么样，今天上午就到这里吧，有时间我们下次再谈，好吗？王主任，你带他与桥隧科的同志们去见见面吧！”

“是，何书记。”说完真的像大姐姐对待小弟弟一样，朝正坐在沙发上喝水的石钢使眼色，不见石钢反应，就推着石钢的胳膊，再次说：“走吧，到桥隧科去！”

石钢一口气把矿泉水喝了个精光，把瓶子放在茶几上，站了起来，两手握住何书记的手连声说：“谢谢书记，谢谢书记！”

第二章

桥隧科在办公大楼的二楼。此时，桥隧科覃科长不在办公室，只有个女同志正伏案在绘图板上画着什么。

“杨波，覃科长呢？这是你们办公室新来的助工，南方大学毕业的硕士石钢同志。”王芳用很标准的普通话向那位女同志介绍。

“啊，王主任，早就听说我们科又多了一个助工，而且是个硕士，今天终于见到了。石钢同志你好！我是1992年铁道学院毕业的本科生，王主任这个月给我送来了任助理工程师的通知。好！今天又多了一位朋友和师兄了。”杨波说完，主动向前伸出了比王芳还要纤细白皙的手，石钢伸出右手轻轻地握了一下，就马上收回来，习惯地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希望你多多关照，多多帮助！”

“你们覃科长到哪里去了，我有通知书要给他！”王芳显得有些高人一等。

“最近西江上游涨大水，现在西江大桥水位已超过警戒线一米多，覃科长带着科里的男同志全部到桥上察看险情去了，他说我是女的，又是旱鸭子，把我一个人搁在办公室守电话了。”杨波似乎有点委屈地说。

“杨波，那给你派个男士做伴怎么样？石钢，你就和杨工聊聊吧，我10点钟还要参加电话会。”说完朝他们俩人笑了

一下，飘然地走了。

办公室只剩下这两位年轻的助理工程师，一男一女互相观察着对方，都不知说什么好。

还是杨波先开口了：“石钢，你喜欢桥隧专业吗，这个专业的硕士生多吗，毕业都是分到工务段吗？”讲话就像唱通俗歌曲一样，一连三个“吗”。

趁她说话，石钢上下打量杨波：苗条的身材，颀长的个子，乌黑的头发，长长的辫子，清秀的瓜子脸，小小的嘴唇，高挑的鼻子。只是眼睛和眉毛有些模糊，因为和自己一样挂着一副眼镜。

杨波继续道出了自己的简历：70年出生，父母都是中学教师。有一个妹妹叫杨涛，现在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上大三，性格开朗，可谓伶牙俐齿。自己学铁道工程，大学毕业后分到江州工务段线路室，后几经周转到了桥隧科，因为图纸绘得好、字写得娟秀，就被安排管内勤，负责绘图设计。现在科长和两名工程师都出外查看水情去了，只有自己一个人留守。

石钢也把自己的经历一轱辘倒了出来：父亲是60年代的大学生，现在江林县财税局任局长，母亲原是南溪村小学教师，现在是江林县朝阳小学的高级教师。石钢有个弟弟名叫石铁，70年出生，在第一军医大学读外科硕士研究生，现正在一家部队医院见习……

石钢似乎要掏出心窝子，甚至把小时候与细妹放牛时桥断了的事也吐了出来，并说从此下决心学会了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四种方法，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校的游泳队长。因特别崇拜茅以升，大学毕业才决心攻读桥梁硕士。

杨波笑了，话也多起来，打趣地说：“硕士，你想架桥，可走错门啦。工务段只是搞桥梁、隧道维修，从不架桥，想架桥怎么不到工程局？”

石钢耸了耸肩膀，无可奈何地说：“现在国情就是这样，你想干不一定让你干，你不想干偏要你干。服从分配吧，党叫干啥就干啥。”

“你是党员，读本科还是硕士入的党？”

“是党的助手——老共青团员啦！”

“你还会卖关子，我培养你入党吧。”

“你是党员。唔，不太像。”

“真的不像，那就和你一样。”

“自我谦虚，说是内向性格不善言表，我看你可以当小品演员蔡明了。”

“那你就做我的搭档——郭达。”

“哈哈……”两人都笑了。

西江上游连续下了几天的滂沱大雨，有的地方降雨量达到 200 毫米，几天来江水猛涨，已超过了历史最高水位 1.5 米。

西江在告急，每秒流量达到 45693 立方米。

西江大桥在告急，上游冲下来的堆积物几乎塞满了每个桥孔。

覃科长和几十号桥梁工，个个手握着带钩的长竹竿，站在西江大桥的每个桥孔上钩堵塞住桥孔的杂物。姜明和张江两位工程师来回在大桥上巡逻，手握对讲机随时与覃科长保持联系，及时沟通整个大桥险情信息。

“覃科长接电话！”护桥工老罗在北头哨所大声地喊道。

“好”覃科长应声，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哨所接电话。

“喂，我是覃建民，哪位有事找？”

“喂，覃科长吗？我是严方铁。”

“哦，严段长，有什么指示？”

“覃科长，市防汛指挥部来电告知：西江上游有水库坍塌，几千立方的杉木木排散落，顺流而下。预计在今天16点左右冲到西江大桥，威胁大桥安全，一定要组织好职工严阵以待。市委已向附近的乡政府发出紧急通知，派民工协助大桥排险！”

“段长，我们一定高度警惕，保证大桥安全。”

“我和何书记还有刚来的石钢马上赶到，现在14点，我们争取在15点赶到！你组织设计一下，搞一个排险的初步方案，我们赶到后一起商量。”

“是！一定完成任务。”覃科长像军人一样铿锵有力地说。

覃科长紧锁双眉，古铜色的脸上写下了饱经风霜的经历：他不高不矮一米七，原是铁道兵副团职桥隧施工队长，1984年裁军时转到了铁路工程局，任第二桥隧工程队队长。他1963年高中毕业，参军成了铁道工程兵，由于是老高中生，加上学得快、干得快，三年后就升了副排长，不久正式提干当了排长。他的文才口才都很好，施工技术过硬，在祖国大西北不知架了多少桥，挖过多少隧道。他是个重技术业务，不太重官位的人，爱人一直在南方，儿女有三个。当上队长不久，1990年调到工务段，自愿降级使用当了桥隧科科长。到段三年多，作风干练，精力充沛，办事果断，由建设桥隧的内行转为维修整治桥隧病害的科长，也难为他了。今天大桥排险，又成了他攻关的新课题。

覃科长迅速用对讲机呼来了姜明、张江两位工程师，研究了一下对策，拟出了一套排险的方案：十一孔大桥，每孔派5人防守，每孔加强力量一半，需要人力近80人。目前，几个桥梁工区凑齐也只有40人，还差一半的人力。暂时按每桥孔两人、大桥孔三人防守，另派几个到附近收集竹竿、铁钩、绳索，做好一切排险的准备。

15 点整，三菱牌越野汽车停到了离桥约一公里的大堤上。严方铁第一个跳下了车，随后何书记、石钢也跟着下了车，大步流星地赶到了大桥上。只 10 分钟，迅速简明扼要地听完了覃科长抢险草案汇报。“目前，最紧要的是缺少人力和绳索。”覃科长最后肯定地说。

“我和司机小刘带几个职工到最近的线路工区去调集。”何书记说。

“书记，那就辛苦你了。”

“覃科长，在最危急的时候，我向你推荐一名桥隧硕士，帮你当排险的参谋。”严段长在这么紧要的关头和紧急的气氛中，还那么沉着、风趣。

“欢迎你，硕士生，在大难临头的时候相见，我们以后就是患难之交啊！”覃科长也那么风趣幽默。

“覃科长，您见笑了，我是在关键时刻向您学习求教的！”石钢略考虑了措辞回答说。

15 时 30 分，由乡干部带着 40 多位支援的民工赶到了，何书记调集的绳索也运到了。

15 时 40 分，只见杂七杂八的约 10 米长的木杆成群结队地向大桥桥孔涌来。桥上的抢险战士们，用手中的竹竿从容不迫地把木杆推直、拨正，让其顺势流过桥孔。

不久，直挺挺的木杆像赤膊上阵的亡命之徒，借着水势七歪八斜、横七竖八地挤满了桥孔，特别是在流量大的四孔钢梁桥主河道，一根根碗口粗的长木杆拦截了桥孔的水流。霎时间，奔腾的洪水咆哮着从堵塞的木排上越过，推力和扛力相顶，竹钩无法将木杆摆直。情况十分紧急，刻不容缓。

“熟悉水性的同志站出来！”严方铁大声吼着。

“会游泳的共产党员站出来！”何为书记用劲喊着。

石钢第一个站了出来，随后，站出了三十多位血气方刚

的汉子。

“覃科长，你把你的第二套方案讲给大家听。”

“同志们，勇士们，好汉们！木杆横挡桥孔非常危险，我们要利用杠杆原理，拴住木杆的一头用力把它拉直或吊上来。但是你们要冒着生命危险，跳下河去绑木杆。一定要大胆细心，用绳子绑住每一根木杆，为抓紧时间：立即行动。祝你们成功！”覃科长像在指挥部队战斗一样，作了紧急动员。

排险开始了。只见石钢穿好救生衣，系好安全带，第一个下到水里，敏捷地绑住一根最大的横在桥孔中间的木杆。好小子，他矫健灵活、动作麻利，居然不戴眼镜也能做到。木杆拴紧后，大家使劲一拉，木杆立了起来，随即带动了几根木杆冲下桥孔，就这样连续捆住几根木杆，桥面上的人用力拉，只要木杆摆直，能拉上来的拉上来，不能拉上来的就让它冲走。其他几位下河的勇士个个和石钢一样，眼明手快、动作敏捷，拴住了一根根的木杆、排除了一处处险情。奋力拼搏了约半个小时，木杆全部拉通了，洪水减弱了冲力，咆哮声也降了调子，大桥安然无恙。

险情排除了。严段长、何书记脸上露出笑容，望着水渍渍、湿淋淋的下河绑木杆的勇士，特别是那看不出有这么大肚量、新来的石钢，激动万分地喊着，“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保证了大桥的安全，感谢你们！”

第三章

段防洪抢险的表彰会上，十八位受奖励的干部职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戴上了大红花，并颁发了奖状和奖金。受表彰奖励的名单中，石钢是其中一个。段长宣读他的名字时，掌声格外响亮。石钢精神闪烁，脚步敏捷地登上台领奖，没有

戴眼镜的小伙子显得英俊潇洒，光彩照人。

“这就是南方大学毕业的硕士，保卫西江大桥时表现非常勇敢。刚来就立功受奖，真不简单！”财务科的王会计与助理会计师郝燕交头接耳。

“如今的知识分子真有胆量，翻江倒海都不怕！”主任领工员陈开明感叹。

“老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进过科班，嫉妒了是么？知识分子就比我们这些死拼蛮干的有出息！”桥梁领工员老朱用手肘碰了老陈一下说。

这两位年过半百的工务段有名的实干家、元老互相打趣。

“石钢真棒，为我们年轻人争光了。谁说我们一代不如一代？方书记，石钢为我们共青团争光啦！”全段有名的活跃分子，桥梁领工区团支部书记杨乐喜形于色地向团委书记方志成嘀咕。

“看来石钢是个不一般的年轻知识分子，刚到工务段就一炮打响了！”方志成没有回答杨乐，但心里在评价着石钢。

“同志们，今天的表彰会开得很好、很及时。今年的特大洪水给人们带来灾难，给我们铁路运输安全带来了威胁。特别是西江的洪水，超历史最高水位，上游又垮了水库，冲下这么多木排，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冲击京广线上的特大桥西江大桥！可我们铁路职工不畏艰难、不惧险阻，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团结一心，齐心协力，排除了险情，战胜了洪水。这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这是一种任何困难都可以攻克的精神！我们一定要向这些防洪抢险的勇士学习，保证我们管辖的线桥畅通无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向他们学习！致敬！”党委书记何为一番话结束了整个表彰会。

会散了。退出大厅的郝燕挤到石钢面前主动握手，并很